蜀山劍俠傳/1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〇九回　彩縠撐空 萬頃金波飛惡蠱　陰風入洞 一團紅肉走妖蠶

下一回▶

英瓊走後，靈雲便問笑和尚，對金蟬同去，意下如何？笑和尚道：「來時諸葛師兄早料及此。既有掌教夫人傳諭，不久便有妖人來盜芝血，諸位師姊不能分身，除妖之事，孽由自作，無可推諉。能得蟬弟同去，又承借用朱師姊的寶鏡，已屬萬幸了。除妖日期相隔還有十多天，本想在此暫住，倘如妖人早來侵犯，還可從旁少效微勞。現觀柬上所言，百蠻山除妖之日，正是妖人來犯凝碧之時，兩地同時發動，勢難兼顧，在此暫住，並無用處，還是同了蟬弟先行爲便。一則可以早日趕到，先觀察好了情勢，商量如何下手。二則就這十來天空閒，往成都去見見玉清道友，看看可能相助一二。她爲人甚是和藹熱心，對於同門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昔日共破慈雲寺，在辟邪村玉清觀中承她指示，說我一二年內必犯災劫，叫我處處留心。此番去斬妖物文蛛，承她對尉遲師弟預示先機，可惜彼時自己狂妄，未將忠言在意，纔惹出亂子，犯了清規，如今想起，悔之不及。所以想在便中向她請教。大師姊如無甚吩咐，現在就想同蟬師弟告辭。」靈雲再三留他盤桓幾日，笑和尚本不慣和女同門周旋，求助之事祇限於此，無意留連，仍是執意要走。靈雲祇得留他暫住一日，明日早行，和衆同門陪了他將凝碧仙景走了一遍。又囑咐金蟬許多言語。將朱文天遁鏡借過，傳了用法，交與二人。大家互相談說了一些別後經歷。

第二日清晨，笑和尚與衆同門作別道謝，約同金蟬，駕無形劍遁，先往成都飛去。到了玉清觀一看，玉清大師不在觀內。笑和尚原知事已至此，無可解脫，倒也坦然自在，並

不憂急未來。轉和金蟬二人沿途耽擱，遨遊名勝，緩緩往百蠻山進發。一路上雖也管了幾件不平之事，左不過是懲戒兇頑，剷除奸惡。所遇的人，俱都是些土豪惡霸，污吏貪官，無甚出色人物。以笑和尚、金蟬的本領，嬉笑怒罵，舉手便了，情節平常，不值一述。

這一日遊到滇桂交界，屈指行程，距離苦行頭陀柬上除妖日期，祇有三日。笑和尚對金蟬道：「這回事情，我是犯了清規，孽由自作，卻累師弟隨我跋涉冒險。明日便是拆看柬帖之期，大後日便須趕到百蠻山去。綠袍老妖何等厲害，此去祇可智取，見機行事。我如遇見不測，師弟你不比我，切不可輕易涉險，可駕劍光遁往東海，求恩師念在自幼相隨之情，寬我既往，與我報仇除害。再將我元神度去，仰仗恩師法力，轉劫託生，不致昧卻未來，就感恩不盡了。」說罷，不禁悽然。金蟬因素昔笑和尚總是嘻嘻哈哈，從無愁容，聞言心中甚是難過。便勸慰他道：「據家母飛劍傳書，和諸葛師兄所說之言，此去兇險魔難，自是難免。至於便遭不測，漫說你來因甚厚，本領高強，就是苦行師伯自幼教養，一番苦心，平素又那樣疼愛，也絕不會任你葬身妖穴。至於我更是和你情逾骨肉，除妖去惡，分所應爲，更談不到感謝之言。師兄祇管放心，縱不馬到成功，我想萬無一失。」笑和尚強笑道：「多謝師弟好意。我又何嘗不知恩師用心，怎奈我平素嫉惡如仇，現時雖想謹慎從事，一入妖窟，見了那般兇殘狠毒之行，一個按捺不住，不暇計及利害輕重，稍一失慎，便遭毒手。事難逆料，蟬弟你祇謹記我說的話便了。」金蟬又勸慰了一陣，二人本來天性曠達，仍和往日一樣，行行止止，隨意遊賞。

第二日行至中途，打開苦行頭陀第一封柬帖一看，除外面註明下手日期、去的路徑外，裏面祇寫着四句偈語：「逢石勿追，過穴莫入；血焰金蠶，以毒攻毒。」二人彼此參詳了一陣。笑和尚道：「『逢石勿追』，那石不是人名，便是人姓。諸葛師兄曾說綠袍老妖手下有一惡徒，名叫唐石，曾被他妖師嚼喫了一條臂膀，本領不在辛辰子以下。恩師命我等如遇上將他打敗，不要窮追，還可說得過去。第三、四兩句，含有鷸蚌相爭、漁人得利之意，現時雖難深知，也可解釋，祇須到時留神取巧便了。惟獨第二句『過穴莫入』，穴便是洞，這妖物文蛛明明被綠袍老妖封藏陰風洞底，要不入內，從何斬起，豈不難人？」金蟬道：「苦行師伯預示先機，必有妙用，我等反正得去見機行事，猜他則甚？」笑和尚道：「話不是這般說法。以前就爲大意，纔惹出亂子，還是謹記恩師手諭，彼此提醒得好。現在下手除妖，爲期還隔一日。恩師柬帖既未禁止早去，我意欲留賢弟在此，先去探一探動靜，並不下手，稍得着一點虛實，再與師弟同去如何？」金蟬執意不肯，定要同行。笑和尚無法，祇得同了金蟬，徑往百蠻山進發。

劍光迅速，不多時，已離百蠻山還有百十里之遙。那百蠻山獨峙南疆萬山之中，四面俱是窮山惡水。嶺內迴環，叢莽密菁，參天蔽日，毒嵐煙瘴，終年籠罩。離山五七百里外，還有少數山民，野外穴居。五七百里以內，亙古無有人蹤。除潛伏着許多毒蟲怪蟒外，連野獸都看不見一個。二人用無形劍遁盤空下視，見下面盡是惡雲毒煙籠罩溝谷之中，時見奇蟲大蛇之類，盤屈追逐，鱗彩斑斕，紅信焰焰。知是百毒叢聚之區，此去須與盤踞此間的絕世妖人，決一生死存亡，還未深入重地，見着這般險惡形勢，已經觸目驚心。因二人俱是初來，按照柬帖所示途徑，一路留神觀察。正待尋找百蠻主峰陰風洞所在，忽見下面煙嵐由稀而盡，四周山勢如五丁開山，突然一齊收住，現出數千百畝方圓一片大平坂。中間一峰孤矗，高出天半，四面羣山若共拱揖。萬崖斷處，盡是飛泉大瀑，從許多高低山崖缺口瀉將下去，匯成無數道寬窄清溪。從空中往下凝視，宛如數百條玉龍，掛自天半，與地面數百條匹練，圍攤在那一片平坂上下，飛翔交錯，濤聲轟轟，水流淙淙，轟雷喧豗之聲，與瀑援細碎之音，織成一部鼓吹，彷彿凝碧仙瀑，有此清奇，無此壯闊，不禁大爲驚異。

漸行漸近，見這主峰雖五六百畝大小，因爲上豐下銳，嵯峨峻嶒，遍體都是怪松異石。山石縫中，滿生着許多草花藤蔓，五色相間，直似一個撐天錦柱，瑰麗非常。笑和尚、金蟬從一路毒煙惡瘴上面飛了過來，萬沒料到這山民殊域，妖邪奧區，卻有這般仙景。心中雖然互相驚異，因妖人機靈，不敢出聲，祇圍在峰的上面繞行觀察。剛剛飛向西面，笑和尚一眼瞥見峰西北方高崖後，似有幾縷彩煙，嫋嫋飄蕩。同了金蟬飛過崖去一看，那崖背倚平坂孤峰，十分高闊。崖前有百十頃山田，種着一種不知名的花草。那崖壁石色深紅，光細如玉，縱橫百十丈，寸草不生。一順溜排列着三個大圓洞，上下左右，俱是兩三寸大小窟窿，每個相隔不過尺許，遠望宛如峰案一般整齊嚴密。不時有幾縷彩煙從那許多小窟中嫋嫋飛揚，飄向天空。仔細一看，那彩煙好似一種定質，並不隨風吹散，由窟中飛出，在空中搖曳了一陣，又緩緩收了回去。飛行較近，便聞着一股子奇腥，知是妖人鬧的玄虛。再一細看，崖下那一片田疇中所種的花草，花似通萼，葉似松針，花色綠如翠玉，葉色卻似黃金一般，分罫井佈，層次井然。尤其是花的大小，葉的長短，與枝幹高下，一律整齊，宛如幾千百萬萬個金針，密集一處，在陽光之下閃動；又似一片廣闊的黃金麗褥上面，點綴着百萬朵翠花，更顯縟麗。笑和尚暗想：「久聞這裏妖孽專慣血食。奇峰仙景，還是天生。這些花田和這許多不知名的花草，分明人工種植。難道妖人喫人喫膩了，特意種些奇花來觀賞麼？」

正在尋思之際，忽聽一陣怪嘯之聲，起自崖後孤峰那邊。二人連忙將劍光昇高，遁入雲中，往孤峰那面一看，祇見峰腳南面一個洞中，走出二十四個奇形怪狀的高矮漢子，俱

都面如白紙，沒有一絲血色，相貌猙獰，宛似出土殭屍一般。每人上身穿着一件不長不短，敞着頸口的紅衣，胸前戴着一個金圈，兩手袖長祇齊肘。手腕上黃毛茸茸，青筋暴露，乾瘦如柴。下身赤着一雙泥腳。手中各持一面白麻製就的小幡，血印斑斕，畫着許多符籙和赤身倒立的男女。爲首一人，面相和日前所見的妖人辛辰子相似，卻沒他高，也斷了一隻手臂，單手拿着一柄長劍，麻幡卻插在身後，走起路來搖搖晃晃，口中不住發出噓噓之聲。一個個滿身邪氣籠罩，隨着爲首斷臂妖人，緩緩往前行走，宛如行屍，毫不自如，漸漸走到崖前。那斷臂妖人先是口中喃喃，似唸邪咒，倏地怪嘯了一聲。這些妖人立刻按八卦方位，分散開來，站好步數，將足一頓，昇起空中，與崖頂相齊。那爲首妖人忽然忙亂起來：時而單手着地，疾走如飛；時而筋斗連翻，旋轉不絕。口中咒語，也越唸越疾。餘人隨聲附和，手中幡連連招展，舞起一片煙雲，喧成一片怪聲，聽着令人心煩頭昏。似這樣約有個把時辰，日光略已偏西。那斷臂妖人將手中劍一揮，祇見一道綠光，朝空中繞了一繞，隨即飛回。然後將劍還匣，取出背後麻幡，會合全體妖人，一聲怪嘯，各將空中妖幡朝下亂指。便見幡上起了一陣陰風，煙雲盡都斂去，隨幡指處，發出一縷縷的彩絲，直往花田上面拋擲，越往後越急。二十四面妖幡招展處，萬絲齊發，似輕雲出岫，春蠶抽絲般，頃刻之間，交織成一片廣大輕勻的天幕，將下面花田一齊罩住，薄如蟬翼，五色晶瑩，霧紗冰紈，光彩奪目。透視下面花田中，翠花金葉，宛如千頃金波，涌起萬千朵翠玉蓮花。若非聞着腥風刺鼻，目睹妖人怪狀，幾疑置身西方極樂世界，見諸寶相放大奇觀。

二人知道厲害，各用手互拉示意，借着無形劍遁，盤空下矚，連一絲形迹也不敢遺漏。正在相顧驚奇，這五色天幕業已織得祇剩爲首斷臂妖人存身之處，有二尺方圓空隙。斷臂妖人又長嘯了一聲，餘人都停了手腳，全往空隙上空聚攏，仍駕陰風，按八卦方位立定，安排就緒。斷臂妖人從空隙中飛身而下，降離崖前約有十丈，仍是單手着地念咒，手舞足蹈了一陣，先放起一團煙霧，籠罩周身。口中又是念念有詞，將手一撒，便有三溜綠火，朝崖上三個大圓洞中飛去。法纔使完，更不怠慢，接着慌不迭地騰身便上。身纔離地，崖前狂風大起，崖上三個圓洞中，先現出三個妖人：居中一個，頭如栲栳，眼射綠光，頭髮鬍鬚絞作一團，隱藏着一張血盆大口，兩行獠牙，身有煙霧環繞，看不甚清，一望而知是妖人首腦綠袍老祖；右洞妖人，與先見妖人形象裝束相似；左洞妖人，是個紅衣番僧，生得豹頭環眼，獅鼻闊口，金蟬認得是昔日在西藏雪山鬼風谷所見妖僧西方野佛雅各達。忍不住正想和笑和尚說他來歷，耳聽下面吱吱連聲，猛覺笑和尚將他拉了一把，意思叫他噤聲，往下面觀看。

就在這撥頭轉臉的工夫，金蟬往下一看，不由嚇了一跳。原來作者一支筆，難於兼顧，

就在斷臂妖人行完了妖法，慌慌張張往上昇起，綠袍老祖在洞前現身之際，崖上成千累萬的小洞穴中，一陣吱吱亂叫，似萬朵金花散放一般，由穴中飛出無量數的金蠶，長纔寸許，形如蜜蜂，飛將起來，比箭還疾。那綠袍老祖好似成心與斷臂的妖人爲難，容他飛離五色天幕還有一半，突然伸出一張又細又長像鳥爪一般的手臂，望空一指。上面二十三個妖人令到即行，毫不顧惜那斷臂同門生死，各將手中幡指處，又拋出無數縷彩絲，將那空隙一齊封蔽。斷臂妖人也早知有這一場苦喫，飛得本快，眼看穿隙而上，忽見空隙被彩絲封蔽。金蟬慧眼看得最真，祇見他滿臉怒容，咬牙切齒，口中喃喃，待要施爲。又見那天幕一面的同黨，好似朝他用目示意，那斷臂妖人纔長嘆一聲，重又飛落下去。同時穴中飛出來的萬千個金蠶，早如萬點金星，朝天飛起。飛近天幕，似有畏忌，紛紛落下，飛入花田之中，食那金葉，吱吱之聲，匯成一片異響。斷臂妖人剛往崖前落下，一部分千百個金蠶，忽然蜂擁上來，圍着斷臂妖人，周身亂咬。斷臂妖人想必萬分畏懼綠袍老祖，對這些並未煉成的惡蟲，祇用一隻手護着雙目，不但不敢傷害，絲毫也不敢抗拒，跪在地上，不住口喊師父救命。轉眼工夫，咬得血肉紛飛，遍體硃紅，眼看肉盡見骨。連空中妖人見了這般慘狀，臉上都含不忍之色，一則上下相隔，二則綠袍老祖萬分殘毒，誰也不敢開口。還是西方野佛看不過去，朝着綠袍老祖說了幾句，似在代他求情。綠袍老祖纔獰笑了一聲，厲聲說道：「唐石，你須記住：今日我煉的金蠶尚未成形，已經這般厲害。異日擒到你那叛逆師兄辛辰子，須令他供我金蠶每日零碎咬啃，見筋見骨，再與他上藥生肌，連受三年金蠶之若，纔將他挫骨揚灰，消魂化魄。你也被我那日發怒時咬去一臂，今日先給你稍微嚐點厲害，你如學他背叛，便是榜樣。今看雅各達之面，且將你狗命暫且饒過。」說罷，隨手一指，一道綠光一閃，那些金蠶似有靈性，紛紛捨了斷臂妖人，飛往花田之中去了。斷臂妖人忍痛起身，已經渾身破碎，成了血人，咬着牙將身一縱，飛入南面大洞去了。

再看花田之中，那些金蠶真是厲害，耳旁祇聽蠶翅摩擦之音，與嚼喫吱吱之聲，混合在一起，震人耳鼓。花田裏面，竟如一片黃金波濤，涌着萬千朵翠玉蓮花，起伏閃動。不消片刻，萬馬奔騰般轟的一聲，千萬朵金星離開花田，朝空便起。綠袍老祖早有準備，突將手着地倒立，口中唸咒，時而起立旋轉。細長脖頸上，撐着一栲栳大的腦袋，亂搖亂晃。倏地兩手一搓，一條細長鳥爪般的手掌，往崖壁上密如蜂窩的小洞穴中連連亂指。血盆大口張處，噴出一道綠煙，飛向崖上。同時這些小洞穴中如拋絲般飛出千百萬道彩氣，彷彿萬弩齊發，疾如閃電，射往金蠶羣裏，那千萬金蠶全被彩氣吸住。每兩縷彩氣，吸住一個金蠶，掙扎不脫，急得吱吱亂叫，轉眼工夫，全被彩氣收入萬千小洞穴之內。這時黃金一般的花田，已被這些惡蟲將千頃金葉嚼喫精光，祇剩一些翠綠蓮花，分行佈列，亭亭田內。綠袍老祖用妖法收完金蠶，將長手往兩旁圓洞一指。右洞一個妖人與左

洞雅各達，各帶四個妖人，手中各抱一個高大如人的葫蘆，走出洞來，先朝綠袍老祖打一稽首。然後飛身花田之上，約有五丈高下，分八卦方位站好，口唸手書，行使妖法。猛然一聲怪嘯，俱都頭朝下，腳朝上，連葫蘆也都倒轉，將手把葫蘆一抱，血光閃處，紅雨飄灑，由葫蘆之內噴了出來。十個妖人凌空旋轉，將這花田全都灑遍。綠袍老祖怪嘯了一聲，雅各達同衆妖人收了妖法，各抱葫蘆歸洞。

將手往空一招，左洞內唐石手持麻幡，狼狼狽狽飛了出來，會合上面妖人，各使妖法，展動妖幡。眼看天空無量數的彩絲結成的天幕，漸漸由密而稀，隨着妖幡招展，剝繭抽絲一般，頃刻之間化爲烏有。衆妖人仍和先時一般，緩緩走了回去。

笑和尚、金蟬二人隱身高空，正在觸目驚心，凝神下注，忽見綠袍老祖伸出長頸大頭，往空連嗅了兩嗅，倏地一聲淒厲的怪嘯，大口一張，一溜綠火，破空而起，直往二人存身之處飛來。金蟬不知就裏，還未在意。笑和尚早就留神，一看綠袍老祖神氣，便知不妙，縱能支持，也是衆寡不敵，柬帖所示時機未到，仍以退去爲是。未容綠火近身，輕輕對金蟬喊一聲走，駕着無形劍遁飛去。笑和尚終是細心，飛出去約有數十丈，回頭觀看，那一溜綠火，先飛向適纔存身之處，直衝上空。倏又急如閃電一般，左右四方上下激射。雖似在搜尋敵人蹤跡，祇如渾水撈魚，並無一準目的，也未跟蹤追來。想是妖人嗅覺甚靈，聞出生人氣味，故而如此。且喜自己隱形劍遁，並未被他識破，略放寬心。正在徘徊瞻顧，那綠火在空中繞了幾轉，倏地往四外爆散開來，綠星飛濺，在百十丈方圓內，隕星如雨般墜了下去，相距二人也不過咫尺光景。知道厲害，決計明日再照柬帖所言行事。

當下仍往回路飛走，尋到一處瘴煙稀少的山谷之中落下，互商明日進行之策。笑和尚對金蟬道：「那妖幡上所發出的彩絲，連妖人自己俱都不敢沾染，想是甚麼蟲蛇腥涎、毒嵐惡瘴煉成的妖術邪法。那萬千金蠶雖未煉成氣候，看那千頃花田，被這些惡蟲頃刻之間咬喫淨盡，定非易與。花田中的異草，雖然翠花金葉，生得好看，既用血雨培植，也不是甚麼好東西。今日雖然得知一些情形，到底陰風洞是在孤峰下面，還就是那崖壁上三個大洞，尚且不能斷定。師父柬帖，又有『以毒攻毒』之言。以我之見，明日到了那裏，第一由我一人隱形飛身下去，你在上面接應。等我先探明瞭封藏文蛛之所，然後相機行事。諸葛師兄原說，明日辛辰子也要趕到，這『以毒攻毒』，定應在此人身上。到時我們祇隱形窺伺，先不下手。那辛辰子定敵綠袍老妖不過，絕不敢公然下手。他此來目的，不外兩種：第一想盜走妖物文蛛；第二在惡蟲尚未成形之時，偷偷下手除去。他以前本是綠袍老妖得意門徒，輕車熟路，自是清楚。我們祇消暗中跟定他的身後，他如

得手，我們便驚動綠袍老妖，將他絆住，然後由我去將文蛛刺死；他如不勝，我們已經盡知虛實，辛辰子或逃或擒，綠袍老妖絕不疑心除他之外，還有別人暗算，也可乘其不備，驟然下手。我二人俱非綠袍老妖之敵，祇把妖物刺死，大功已成，那時進退由心，勝固可喜，敗亦可以回山覆命。雖說師父柬帖尚有兩封，事沒這般容易，我又還有許多魔難未完，但是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不能不作此打算。大敵當前，能如我們預料固好，萬一失利，遭劫受害，你千萬記着昨日所託之言，不可輕易涉險，即速趕往東海，或者我還有一線生路；否則白白連你一齊失陷，於事無補，就更糟了！」

金蟬見笑和尚這幾日總是防前顧後，把失利的話說了又說，面色非常沮喪，好生代他難過，勸慰了一陣。同尋了一個潔淨山洞，正準備打坐運用玄功，到翌日黎明起身，忽然一陣腥風吹入洞來，笑和尚何等機警，一見風勢，便知有異，知道此洞並無出路，除非與來的妖人迎個對頭。忙用隱形法連金蟬將身隱起，又用手拉了金蟬一把，示意噤聲。二人剛把身形隱起，那陣怪風旋轉起一根風柱，夾着沙石，發出噓噓之聲，業已穿洞而入。金蟬慧眼看得最真，看出風沙之中，隱約有一條細長黑影，進洞之後，略一回旋，噓的一聲，倏又往洞外飛去。金蟬便要追出，又被笑和尚一把緊緊拉住，輕輕在耳邊說道：「蟬弟休要妄動，留神妖人回來。」

一言甫畢，果然噓噓之聲由遠而近，二次又飛進洞來。這次竟是忽東忽西，上下四方，滿洞飛滾。笑和尚早有防備，拉了金蟬，緊隨風柱之後，與他一齊滾轉，存心不讓他發覺自己，倒看看他是個甚麼來歷。飛轉了一陣，那旋風忽然收住，現出一個長身細瘦、形如枯骨、隻眼斷臂的妖人，正是那日在天蠶嶺所遇綠袍老祖門下惡徒辛辰子。見他纔一現身，便朝洞內舉手喝道：「洞中道友，何不現身出來相見？」連喊幾聲，不見答應，漸漸有些不耐。先是臉上現出怒容，末後好似想了一想，又勉強忍住，改說道：「道友在此修煉，我本不合入洞擾鬧。但是爲事所逼，須借貴洞用上三日，事成之後，必報大德，暫時驚擾，請勿見怪。」說罷，他見仍無應聲，便盤膝打坐起來。

原來辛辰子自在唐石手中漏網之後，情知長此避逃，終須要遭綠袍老祖毒手，不如趁他金蠶蠱尚未煉成，心無二用之際，下手一拼，還可死中求活。特地在別處借了幾件法寶，趕到此間，見這洞正合行法之用，入洞一看，先就聞見生人氣味，卻看不出一絲蹤影，起了疑心，不敢停留。及至往別處飛行了一陣，雖有許多洞穴，俱無這裏隱祕合適。又因先時聞出的氣味，不似以前同黨和仇敵設下的機關，以爲是隱居修煉之士，想回來看看動靜。如果所料不差，自己正缺少幫手，能得那人相助更妙，不然，或者將他除了，或者彼此言明，兩不侵犯。所以二次又回進洞來，施展妖法，想查出那生人蹤跡。誰知

轉了好一會兒，仍無朕兆。換了別人，定以爲誤認。可是辛辰子嗅覺最靈，明明聞着那生人氣味就在左近，偏偏查看不出，祇得收了妖法，又打招呼。及見通通無效，如非窮途危難，普通隱形之法，他原不放在心上。若在平日，早就發威逞兇，用最狠毒的妖法，禁制洞中之人現身出來。無奈自己已成驚弓之鳥，這裏又密邇仇敵，不敢再樹敵結怨，忍了又忍。如是另尋洞穴，佈置妖法，再沒這般隱祕合適之所；如就用本洞，雖然知道那生人絕非綠袍老祖一黨，自己有妖法異寶護身，也非普通劍仙所能傷害，但是自己行法之際，卻伏着一個外人在暗中窺伺，終是不妥。躊躇了好一會兒，纔決定仍與洞中之人打個招呼，一邊小心提防，姑試爲之。如果洞中之人是個隱居修煉、獨善其身之士，不來干涉，再好不過；否則自己即用妖法將洞口封鎖，他如輕舉多事，說不得祇好和他決個勝負便了。也是辛辰子太自大，以爲除綠袍老祖而外，別無忌憚，卻忘了東海三仙隱形劍法和金蟬兩口霹靂劍，絕不是他的妖法所能封鎖，以致少時被笑和尚、金蟬二人無心中破了他從紅髮老祖門下借來的五淫呼血兜，終於慘死在陰風洞綠袍老祖之手。這且不提。

且說笑和尚、金蟬見辛辰子獨自搗鬼，看不見自己，祇是好笑，藝高人膽大，並未放在心上。若非記着柬帖「以毒攻毒」之言，依笑和尚心思，還想在暗中戲耍他一番。誰知辛辰子纔一坐定不久，便從身後取出七面妖幡，將手一指，七道黃光過處，一一插在地上。又取出一個黑網兜，掛在七面幡尖之上。口中唸唸有詞，喝一聲：「疾！」幡和網兜突然由地而起，後面四根幡高與洞齊，前面三根祇齊洞口一半，將那向兜撐開，恰似山中獵人暗設來擒猛獸的大網。網撐好後，辛辰子站起身來，披散頭髮、赤身單手着地，口中唸咒，繞着幡腳疾走。頃刻之間，便見幡腳下腥風四起，煙霧蒸騰。若在旁人，早不見妖人形影。似這樣約有三四個時辰，又聽一聲怪嘯，一溜綠火，往洞外一閃，滿洞煙雲盡都收斂，連人帶幡，俱都不見。

金蟬用慧眼定睛一看，妖人雖走，七根妖幡仍然豎在地上。幡頭上有一層輕煙籠罩，連帶網兜俱未攜走。知是妖人弄的玄虛。這裏離百蠻山陰風洞少說也有三四百里，妖人法寶卻在此地施爲，猜不透是甚麼用意。二人正想低聲商議，金蟬猛往洞口外一看，忙說道：「師兄，外面天都快明瞭。」一句話將笑和尚提醒，纔知祇顧看妖人行法，忘記天已不早，一着急，拉了金蟬，駕遁光往外便飛。金蟬一見笑和尚飛得太急，竟忘了咫尺之內，就是妖人設下的妖幡妖網。昔日在慈雲寺嘗過妖法厲害，不敢大意，連話都不及說，忙將雙肩一搖，身旁霹靂劍化成紅紫兩道劍光，護着自己和笑和尚全身，由幡網中同往洞外衝去。耳旁祇聽嗖嗖兩聲，當時並未在意。出洞一看，果然五月天氣，天色已漸微明。金蟬一面飛行，一面對笑和尚道：「可笑妖人枉自搗了半夜鬼，費了多少心神，

他那妖術邪法竟無多大用處。」笑和尚問是何故，金蟬便將前事說了。

原來笑和尚的目力不如金蟬，竟未看出妖人的妖幡尚在，一聽金蟬說洞外天明，纔知妖人已走，恐怕遲去誤事，忙着往外飛遁，若非金蟬機警，說不定便中了妖法暗算。笑對金蟬道：「起初我還小看妖人，以爲本領不甚出奇，誰知那妖法竟這樣厲害，連我都未看出。以爲時間還早，仗着我們飛行迅速，打算與你商量幾句，再隨後追趕。當時我祇見洞外黑乎乎的，聽你一說天明，纔想起你二目被芝仙舐過，已能透視塵霧，忙着飛走。見你展動霹靂劍，還以爲是一時技癢，卻不想妖幡還在，據我看，妖人將妖法設置在遠處洞穴之內，必是想用誘敵之計，將仇敵引來，陷入網內。那妖幡、妖網敢與老妖爲敵，絕非尋常。你那霹靂劍原是峨眉至寶，我兩人既未被妖法困住，妖人法寶必然被你飛劍所毀無疑了。」

正說之間，金蟬忽喊：「師兄快看妖人！」笑和尚舉目一看，前面天空雲影裏，隱約有一星星綠火閃動，連忙催動遁法，往前追去。不多一會兒，已追離百蠻山主峰不遠，眼看快要追上，那一溜綠火忽從雲層裏隕星墜落一般往下瀉去。二人跟蹤飛將下去一看，下面正是昨日所見的花田，就這一夜工夫，田中金草竟然長成，映着朝陽，閃起千頃金波。崖壁上彩煙縷縷，徐徐吞吐。四外靜蕩蕩的，一點聲息都沒有。再看辛辰子，業已不見蹤跡。正在留神觀察，忽見崖上左面圓洞，有一條人影一晃。連忙飛近洞前一看，這三個圓洞裏面，各有一個妖人打坐。中洞妖人，正是那綠袍老祖，細頸大頭，鬚髮蓬鬆，血盆闊口，獠牙外露，二目緊閉，鼻息咻咻，彷彿入定。身旁俱是煙霧圍繞，腥氣撲鼻。笑和尚心想：「妖人在此入定，正好趁此時機，去斬文蛛。柬帖上雖說文蛛藏在陰風洞底，不知是否就從此洞入內？」正在尋思，忽見辛辰子從左側洞內飛身出來，手中拿着一面瓔珞垂珠、長有三尺的幡幢，對着崖壁纔一招展，腥風大作。便聽吱吱之聲，广崖上萬千小洞穴中，成千累萬的金蠶，似潮涌一般轟轟飛出，直向那面幡幢撲去。辛辰子更不怠慢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將手中幡幢往空中一拋，發出十丈方圓煙霧，裹住一團紅如血肉的東西，電閃星馳，往他來路上飛去。那些金蠶如蟻附羶，哪裏肯捨，軋軋吱吱之聲響成一片，金光閃閃，遮天蓋地，紛紛從後追去。金蠶飛走，不多一會兒，左洞一聲怪嘯過處，飛出昨日所見的斷臂妖人唐石，擡頭往空一看，見金蠶全都飛走，不由慌了手腳。先飛身進了中洞，見綠袍老祖入定未醒，急得口中連連發出怪聲。頃刻之間，又由中洞內飛出二三十個妖人，齊問：「師兄何事，這般着急呼喚？」唐石道：「禍事到了！師父的金蠶，全被人引走。師父入定醒來，我等性命難保，還不快追！」

衆妖人聞言，俱往崖上看了一眼，不約而同怪嘯一聲，全都飛起高空。祇見塵沙漫漫，

煙雲滾滾，宛如一陣旋風，簇擁着一天綠火，直往來路追去。那辛辰子埋伏在洞側崖壁之下，始終未被人發現。衆妖人走後，唐石倏地濃眉倒豎，目露兇光，將足一頓，待要飛向中洞。剛剛飛至洞口，又似有所顧忌，撥轉頭似要飛走，身纔離地，辛辰子也隨着跟蹤而起。這時崖洞中祇有綠袍老祖與右洞西方野佛入定未醒。依了金蟬，恨不能乘機下手，將這兩個妖孽殺死。笑和尚細心，早看出唐石昨日無辜受了荼毒，懷恨在心，適纔命許多同門去追金蠶，自己卻置身事外，便知他不懷好意。看他欲前又卻，並未下手。這種妖人，居心狠毒，有甚師徒情義，分明知道厲害，顧忌不敢下手。又因綠袍老祖雖然入定，滿身煙霧，似有防備，仍以慎重爲是。辛辰子引走金蠶，並不逃走，必是想盜文蛛。柬帖又有「逢石勿追，以毒攻毒」之言，祇須跟定辛辰子，便知文蛛下落。正向金蟬示意攔阻，誰知唐石一去，辛辰子也跟在身後，大出意料之外，誠恐稍縱即逝，不假思索，便也隨後追趕。